

論目前紅中的任務

張

我們的黨報，第一等任務，是應該成為組織戰爭和宣傳的動員底報紙，這是第一等任務。因為我們處在戰爭與革命的當中，我們要勝利，解決歷史給我們的問題——「帝國主義殖民地？還是蘇維埃中國？」依據於革命戰爭的開展與經濟建設的保障，我們的勝利才能達到。把報紙的中心擺在這個問題上，「紅色中華」是有新的進步，但止於此，還有計劃有力量地去加強這個組織工作。勝利消息的傳播，要有計劃有力量，歸隊運動，開展游擊戰爭的運動，指示和號召，和號召這八十萬公債動員者，同時號召勞工的工作，組織「紅中」亦可以號召和進行。在經濟的動員上，紅中的成績是比較的大，但還沒有成為「工作」，而止於號召，如公債票的退還，「紅中」儘可以代收。按期宣佈號召，按期轉交財政部。——在白區的抗日捐款給東北義勇軍和十九路上，資產級報紙的組織作用，可以給我們作參考。

其次蘇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快要開閉了，廣義紀念日的到來，是屈指可計的。總結兩年來蘇聯的工作，準備這一次大會和宣傳這一次大會，提議和討論蘇聯的工作，這是中央機關報不可推卸的責任。但「紅中」才只有「文件」的開始，沒有在社論上，在消息上，專門的擴大開展這一個工作。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將使蘇聯工作更趨發展，將蘇聯和組織蘇聯運動動到更加開展，因此使這個大會得到完滿的成績，「紅中」是應負極大的責任。并且由蘇聯大會到蘇聯的選舉運動，正是工農黨參加政治的具體表現，將經過這個運動來發揮蘇聯對於革命的積極性。「紅中」的組織性，要從這地方去發展。

雖然中央蘇維埃在中國還是一小部分地区，「紅中」雖是中央機關報，可是還免不了地方報紙的性質，但對於更小的地方報紙，如江西福建的地方報紙，不管他是石印油印的，「紅中」應該有力量去領導他們，要使他不要變成官報主義的「公報」，而是能夠真正反映那個地方的蘇聯鬥爭的報紙；以及和紅色中華一致的為蘇聯戰爭與經濟的動員而鬥爭的報紙。老實說，現在的地方報紙，既不是「公報」，更不是「蘇聯的報紙」，就是乾乾淨淨的公報，既不反映「公報」，更不反映「蘇聯的報紙」。蘇聯報紙與地方的關係，「紅中」要去加強這一個領導，我們轉變成健全的地方報紙，不僅是照例分給各機關，而是要發行到群眾中去，成為蘇聯日常讀物。這樣，我們黨，我們

蘇維埃，我們工會，才有可能更大規模的去組織和領導蘇聯為工農民主專政而鬥爭。

現在參加在「新聞工作」中的同志是很少的，這其中大多數還是屬於「雜誌」性質的工作者，真正的「新聞工人」就更更少。蘇聯報紙是不斷在變，永久如此大的「新聞工人」在更發展的形式下，紅色中華變成日久的時候，這是一個總編輯兼動員記者兼動員記者嗎？不可能了。辦報不一定要智識份子包辦的事，因此從工農出身的新聞幹部的培養，是紅色中華「天然」的責任。現在蘇聯黨和政府去指導來的通訊員，是不會有自己工作的，「紅中」應建立自己能夠指揮和訓練的通訊員，及可從各種機關中，兩次次地從蘇聯黨和政府中，從街道上，及稿子寄來，同時做發行工作。另外我們用函授方法，來教他們的新聞學，如何寫稿，如何採訪，如何寫外動記者，如何當內動記者，如何發稿，如何校對，如何做發行工作，要這樣來創造蘇聯的新聞幹部。紅色中華不僅是報紙，而且是蘇聯，從事這一部門工作的幹部的需要，已經放在我們新聞政策的顯著日程之上。

講到上一個問題，我們就還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即是獨立通訊社的建立。現在蘇聯，可以說無所謂通訊社工作，——從前的「無線電材料」和後來改的「每日電訊」，這都是通訊社工作。有了一些向外的廣播工作，這都是由紅色中華黨代辦的，這些工作做得十分不夠。我們需要一個通訊社，來供給全蘇區各種報紙，雜誌，（定期和不定期）以國內外，國內，和蘇聯的華聯鬥爭的消息。來負責文字的記述和無線電的廣播蘇維埃偉大鬥爭的整個或片斷的消息，他就有可去教育和平調練那一批快要需要的新聞幹部，使工人和農民中創造出來。「每日電訊」的工作，只能作為我們的通訊工作之一部份，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部份。蘇聯的鬥爭，不能關起門來，要傳播到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要傳播到全世界無產階級，有系統的以文字來記載蘇聯的鬥爭，是必要的——無線電廣播要運送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宣傳，不能很快很完全達到蘇聯中去的。社通黨的工作要獨立地建立起來，這個要求，并不苛刻，也并不過早。

我曾經是紅色中華的領導，我應該來祝願他的健康，當他一百期的今天，這些話是會從中說出來的，沒有經過較長期的構思，但是問題的輪廓是這麼著。

八月六日夜一時。

蘇維埃的新聞事業

在階級存在着的社會中間，每一個刊物報章的印行，都是代表每一個階級及其政黨的說話。雖然地主資產階級的新聞機關，時常披著「立憲純正」的外衣，然而當其地提提祖國的，只不過證明它的話是偽善而已。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地主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實際上代表了他們的奴才，工銀勞動者，在這面裏，蘇聯的說話是沒有的。

只有在蘇維埃的旗幟下，是真正發展了蘇聯的本能，蘇聯要做的事情和要講的話，可以通過自己的新聞機關，被黨爭中的事實，在蘇聯中組織再播再廣的作用，他告訴說：與其說報紙是我們的戰爭中的武器，毋寧說是紙面上的槍枝子彈，所以斯大林同志曾如此地重視報紙的作用，他說：「報紙是我們最銳利的武器。」，紅色中華正是我們的銳利武器之一，它是我們蘇維埃新聞事業的機關，它不是一個集團的宣傳官煽動者，而且是集團的組織者。

關於報紙是組織組織者的問題，列賓在

「火星報」時代說過：「我們應與各地發生關係，在各處都要有讀報人，訂報人，積極的同情者，與積極的援助者，我們應該從設立蘇聯的政治報紙廣為推銷，使這個報紙成為我們蘇聯的指導一切的機關報」，在目前來說，紅色中華不僅解釋戰爭的口號，啓發蘇聯的政治覺悟，還要組織蘇聯的積極性為着戰爭。

紅色中華所抱的蘇維埃新聞政策，應當如此。

雖然，目前給我們許多物質上的困難，不能不使紅色中華的外表上，比較的要遜色一些，不能不使紅色中華的壽命上，比較的要遲緩一些。在這一方面，它和集中化的新聞，像那些資本主義壟斷的托拉斯化的新聞比較，是相差得遠，可是因為我們有無數的蘇聯，而且他本身是蘇聯的報紙，如果我們說過去「紅中」是蘇聯黨要的報紙，那末我們相信它一定還受着它的年齡，為數十萬萬萬的蘇聯所愛戴，和蘇聯的「伊士維士亞」報一樣。

紅色中華應該有最廣泛的通訊網，這個

通訊網包含着許多下層的工農同志，用他們最通俗的詞句像蘇聯心中吐露出來的說話似的，反映出各地蘇聯的實際生活及其鬥爭狀況，用最大的篇幅，來登載蘇聯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經過工農蘇聯通訊員制度，來提高蘇聯的政治文化水平，對於通訊員，須注意培養教育。

紅色中華應該充分地登載蘇聯建設的帶有具體指導性的論述和實際工作經驗的整理，能夠給各地實際工作的同志，以具體的指示，把工作結果獻給全體，最好這些論述和本期的消息有關的，或為這些消息的歸納。無論如何須盡量地減少登載印刷的文件通告，而多注意各地的實際工作的反映，務使每個同志都有極大的興趣去讀它。

「沒有新聞事業的機關，在報刊文報的國家內，便不能成為蘇聯的運動。」（列賓）我們蘇維埃的新聞事業的機關——紅色中華，依據它已有一百期的和蘇聯聯繫的歷史，將更加發揮其組織的宣傳，煽動組織者的作用，在為蘇聯戰爭的動員令下，這是我們可以預說的。